



◆《邵阳文库》介评

刘虔和他的散文诗

——读《刘虔的文学世界》

林日新

由此,我看到了文学的力量,看到了文学的美丽,更引发了我当作家梦想。刘虔就像一座灯塔,耸立在前方熠熠发光。刘虔是上世纪50年代末考上武汉大学,后来一直在北京工作,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高级编辑。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每次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上看到刘虔的散文诗,我都会抄写下来学习。2016年12月12日,我听说刘虔将在武汉一中做一次文学报告,立即请假早早地赶往会场。当日将近9点,远远地看到一个身着大红外衣的老者从车上下来,我马上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我是元背林家的,与您老家院子是对门……”诗人一听很兴奋,长久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邻居,依亲戚关系来讲,你是该叫我表叔吧?”我连连点头,连忙拿出自己的随笔集《教育笔谈》递给他。他让我在书上写上联系地址,并说他回京后好给我寄书。

前年冬天,我突然接到刘虔从北京给我寄来的《刘虔的文学世界》,感动万分,立即打开洋溢着油墨芳香的书页。卷一收录了他的诗歌,是本书的重头戏,分四辑。第一辑“江山之吟”,收入《岁月,在黄土地上流过》等62首散文诗;第二辑“生命之诗”,收入《生命,走向大海的乐章》等54首散文诗;第三辑“爱神之语”,收入《握别,是黛色的夜潮》等23首散文诗;第四辑“历史之忆”,收入《夜的回忆,那些痛与感》等30首散文诗。

在第一辑“江山之吟”中,诗人像一位执着的歌者站立在大地上,歌唱不朽的生命与自然,其中多是对祖国自然景观和社会变化的描述和赞颂。像《洛阳,不动声色地喧嚷着的春光》,诗人在写洛阳的大好“春光”时,不仅写出自己对洛阳景物的独特感受,更是重点表现了社会变革中洛阳的“春意”,用自然景物的春意来衬托改革开放的春意,既富有新意更增添作品的分量。像《苇塘的忧郁》中的“苇塘”是藏污纳垢的象征,诗人期望世间有更加洁净更加辽阔的处所,有温暖、和谐、欢乐汇聚其间,排斥和消解麇集在“忧郁”的苇塘中的“人世间的

种种孤独、冷落和薄情寡欢的怪客”。《铁树,铁树,一个壮美的历程》使用隐喻式的结构,借歌唱铁树的壮美经历来歌唱历经坎坷而终于走上振兴之路的祖国。

在第二辑“生命之诗”中,诗人视野更宽,探索也更深了,意在探索大自然生命的意义,讴歌生命的伟大。像《生命之旅,奔向大海的小溪》写的是小溪神往“一个浩茫无边的海洋”,在奔波的“抗争”经历中,“耗损了她整个生命”。这本是一个生命的悲剧,但“大海”却理解它,沉雄有力的涛声拍岸呼唤,呼唤着小溪不屈的灵魂,这是小溪拼搏的收获。诗章不只是尺水兴波给人的美感,更主要表现在丰富的内涵上,给人以奋斗的力量,堪称精彩的生命图谱。本辑中的诗篇,都是尽情表现生命多姿多彩的主题而展开的。

第三辑“爱神之语”,诗人钟情于缪斯,更忠实于自己的情感,他毫不隐晦自己对爱情的独特体验,甚至一些悠悠忽忽的瞬间意绪,也都能率真地坦露在读者面前。像《歌声,诱发了心中的玫瑰》便是写一首用外语演唱的世界名曲,尽管“语言的阻隔”,但那优美动听的旋律仍能使诗人震颤不已,因为“发自人类魂魄深处的音乐是无须翻译的呀!”本辑重点在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表现诗人对亲人、朋友的爱和对大自然的亲近,揭示对人生进行的深刻反思或感悟。

第四辑“历史之忆”的篇什中,充满了诗人对民族历史的知性反思、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像《圆明园,废墟上的吟哦》,面对圆明园遗址,诗人的心在吟哦,海盗的劫火和愚昧的箭矢交织成黑色的罗网,吞噬了园内的全部繁华、和谐和壮美,将“沉重而悲怆的颤音”,记存在一代一代中华儿女的心中。

总之,刘虔的散文诗尽力摒弃了吟风弄月的浅唱,力求截取社会或人生的某个断面,多层次多侧面地抒发内心情感的风涛,以传达时代的节奏和当代人的情感、脉搏。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六岭书林



◆序与跋

记录人间真爱

——林目清爱情朗诵诗集

《心尖上的花蕊》序

樊家信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人们记住初恋,其实就是记住人生一段重要的情感经历,记住人世间的真爱与美好。记住真爱与美好,是不应该受到责怪的。

诗人林目清在大学期间,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这个初恋化成一个“心结”,产生一种“场”,久久地作用于诗人内心深处,不断因特殊情感的触动而酝酿发酵,让他对现实生活中的“情爱现象”特别关注且多有独特的感悟。诗是情感的记录。林目清的爱情诗,不仅是他个人的“情感纪录”,也是他对人类情爱的抒发与歌吟。

林目清从二十多岁初恋萌发爱情,坚持写爱情诗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写了那么多爱情诗,并不是说他就有许多爱情故事,他的大多爱情诗只是对当代爱情现象的关注与深思,对美好情感进行描摹。在美好情感的流动中,闪烁着对人生的感悟,同时表达对真正美好爱情的期待与向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广大读者爱情的“代言人”。

诗人出生在湘西南雪峰山下一个贫困的山村,好不容易考上一所师范大学的数学系,却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他特别喜欢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整天待在图书馆研读中外的诗歌专著。读着读着,慢慢学着写诗,这一写就迷上了缪斯女神。一方面以诗歌形式向自己的恋人写信,一方面写诗歌给报刊杂志投稿,并陆续发表。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刊登在校刊上的一首诗《牙膏》。1987年毕业于在即,他给恋人写的散文诗组章《梦话世界》发表在《芙蓉》杂志上。这组诗也是他写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

毕业后,他当了13年的乡村中学教师。其间他坚持创作,有作品在《小溪流》《星星》《读写算》等刊物发表,并出了两本现代诗集《最初的旅途》《星光集》。不久,他留职停薪,相继在广州、长沙等地“打工”。即使再忙碌,他写诗的兴致不减,且常有“得意之作”问世。后因偶然机遇调入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工作。较深厚的生活底蕴与较好的综合文化素质,为他以后的诗歌写作创新,做了较扎实的思想与艺术准备。

人说读到好诗,会让你背上有种麻刺感。我读林目清的诗,时有一震的感觉。其奥妙何在?我以为,首先,诗人受泰戈尔的影响较深,注重在诗篇中溶入一种生活哲理,不牵强,如盐入水,读者会体味得到。说诗人特别看重诗的“思想性”的加入也行。其二,诗人总是用真心歌颂真爱。对爱情,诗人总是虔诚、纯洁地吟唱着自己的歌。在追求爱的路上,诗人如朝圣者,对爱情顶礼膜拜。其三,诗人常常营造出一种或苦涩、或美好、或朦胧、或深情委婉、或斑斓迷离的意象组合。读者进入到这种种真挚深情的境界中,反复体味,总会感慨多多。其四,诗人特别注重诗的语言张力与新鲜感。常把自己的思绪、独悟依附在具体的不一般的形象上,让读者读来一震。这就是“诗眼”突闪的绝妙的力量吧。

林目清说,长期以来,他写诗拒绝模仿,要写出前人没有的“东西”来。他要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把自己的情感思绪表达出来。

(樊家信,原邵阳市文联副主席)

◆文本细读

乡风染翠劲吹来

——评刘诚龙散文集《风吹来》的语言特色

胡香文

一年前,在一个文学群里偶然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天龙山上天风洗肺》。“天风洗肺”这个词瞬间点亮了我的眼睛,感觉既陌生又亲切,似天外来客,又似故人来访。读这篇文章的感受,恰如一股清爽的山风迎面吹来,令人五脏六腑熨帖,心胸豁然开朗。初读便特别喜欢,自此,便关注刘诚龙先生的公众号,每有更文,必读之而后快。

刘诚龙文章有令人一见倾心的魅力。他游走于杂文与散文两界,杂文是猛将,散文是健将,笔力雄健,文采风流,创作旺盛,独具一格。诚龙先生已有《暗权术》《暗风流》《旧风骚》《民国风流》《谁解茶中味》《回家地图》等十几部杂文集、散文集问世。

近日,诚龙先生新出版了一部散文集《风吹来》。这个书名起得尤为恰切、来神,诚龙先生的文章就如一股劲风,从文化气息浓郁的湘楚山林里吹来,染着乡野的翠色,透着文化的香气,携着有趣的灵魂,吹向四面八方,为文坛带来一股可喜的清流。

刘诚龙的杂文嬉笑怒骂,笔锋犀利;刘诚龙的散文有时清新优美,有时深情细腻,有时庄重深沉,文风虽多变化,却总有一种不变的气质成为其文章的标签。朋友们称他的文章为“诚龙体”,确实,他的文章风格独特,自成一体。

刘诚龙喜欢将家乡的方言俚语写入文章中,这在散文界是不多见的。刘诚龙出身乡野,骨子里藏着淳朴、率真的个性,他视这品格为珍宝,从未丢弃。怀着对家乡无限的挚爱,他用家乡话写文章从不扭扭捏捏,这让他笔下的故乡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让读者更容易捕捉到接地气的鲜活灵魂。刘诚龙出生在新邵县一个叫铁炉冲的小山村,这里属于湖湘文化里的梅山文化地域,他的文字深深地打上了梅山母语的烙印。在他的散文里,时不时跳



出如:堂客、小把戏、霸蛮、崽、贼牯子等方言俚语。这些词语,他运用起来灵活自如、趣味横生,自然他运用方言是很有选择性的,让读者会心一笑,又能让读者会意一心。尤其在描写故乡乡风民俗与亲情乡情的散文里,这些语言不仅不影响文章的可读性,而且增强了语言的抒情色彩和表现力,方言使用使他的文章读起来亲切活泼。他的散文多用短句,善用叠词,词汇极丰,文章写起来滔滔汨汨,虎虎有生气。

刘诚龙的散文多用短句,爱用两字句、三字句、四字句。短句为主,长句为辅,骈散结合,音韵和谐。“十重大界,有竹,竹如海;有草,

草如原;有各色树,万树成林。树林荫翳,芳草鲜美,山风那个吹,吹肚皮,肚皮凉;吹脊背,脊背爽……云是鹤世界,山是风故乡,露宿风餐,餐那风比餐那肉,美味多了。”(《长啸于十重大界》)这样长长短短、参差错落的语句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活泼巧妙,一气呵成。

刘诚龙的思维灵敏、活跃,善于延伸拓展,借用化用,语言俏皮灵动。其思维如触须,如藤蔓,常常由一个词或句子衍生出许多与之相关的词句。敏锐的思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他化用诗词名句或成语谚语如探囊取物一般。“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黄土地。”(《杨家岭的一块菜地》)“波”代替了“波”,谐音用得巧,黄土坡上景色毕现;“纨绔子弟,提笼架鸟,看歌星舞星歌舞;无裤子弟,耍泥玩水,看劳动人民劳动。”(《谷箩和畚箕里的童年》)由“纨绔子弟”衍生出“无裤子弟”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两相对比,又生出无限悲凉。

刘诚龙想象力丰富,造境新奇优美,善于独创。九寨沟的原始之美、天池的圣洁之美、十重大界的苍翠之美……天下美景莫不在他的笔下生出精魂。这当然离不开他出神入化的语言功力。

著名评论家王彬彬说:“我们无法想象精美的思想却用粗糙的语言表达。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的粗糙,同样,语言的粗糙就是情感的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观察的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体验的粗糙。”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语言的精美就是思想的精美,语言的细腻就是情感的细腻,语言的细致就是观察的细致,语言的优美就是体验的优美。刘诚龙的语言有方言土语的淳朴率真,有文言雅语的深厚底蕴,有巧言妙语的灵动诙谐,有温言软语的委婉细腻,可见他性格的多面性,而这多面性格是和谐统一的,融合得恰到好处。淳朴、率真、坦荡、洒脱、细腻、有趣、才华横溢,这就是刘诚龙的独特魅力。

刘诚龙阅读了大量文化古籍、文学名著,积淀了深厚的文学底蕴,对社会人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热爱自然山水,热爱人文景观,热爱家乡,热爱亲人,他的心是热的,他的肠是热的,他的情自然是火热的。他的文章是美的,美的如山风染翠;他的文章是火的,火的如劲风频吹。